



余忠宣集卷三

記

含章亭記

坤者天下之至文而世謂坤為含章者美而含之六三之事非盡坤之道也嘗觀於地山川之流峙至文也風霆之流形至文也鳥獸草木之彙生至文也故夫子贊之以為光大又以為化光又以為美在其中暢於四肢天下之文孰加焉而三獨含章何謂也夫乾尊道也坤卑道也故乾主於五而坤主於二若三四者爻之無位者也乾之四近於尊故曰或躍或可以進也坤之三近乎卑故曰含章可

貞可晦而可用也夫子釋含章可貞以為以時發者相時而動之意故曰可者僅詞也若四近於尊而括囊矣上儼於尊則龍戰矣是故龍君象也若六五者可謂至尊而非據矣自非中德何以能吉故曰黃裳黃中之色裳下之服夫惟有是中德故不失其體也無棣徐君子謙傳古而通今自監察御史郎官署為諸道肅政廉訪使者政理蔚然俱可謂之文矣惟坤之六二可以當之非六三之事而其名亭謂之含章者人不知其所云也余與君處江夏凡期年知君之為人冲然賢者也曾子稱顏子以為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君嘗慕而師之羣居相

與不言不知其有也緼也然則君所謂含章者其必以此豈世所謂斷章取義者歟君曰予之言然雖然子論含章先儒所云請求諸通經者而質之

穰縣學記

學校之教聖人所以盡人性者也夫人之性天命也天命者諸生偏予者也其理仁義禮智其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文昏喪冠祭朝覲會同射飲軍蒐此性之體然也若夫忠信也而流為殘賊禮讓也而流為爭奪文理也而流為淫慝此性之失而非其本然者也聖人人之隆棊也是故為之學校之教師法之化禮義之道所以正人性

而定天命也而世儒之言有曰殘賊爭奪淫慝者性也必
賴聖人為之教然後忠信禮讓文理興而生人之道立是
不知性者之言也今夫鳥之擊也飛而逐其雌獸之生也
走而軼其羣然止於飛走而已也惟人之性具天命者也
是故克其知可以通晝夜之道而知死生之說推其才可
以參天地而贊化育何也所性而有故也今曰性無善也
必聖人為之教而後善則歐鳥獸以由于學校之教師法
之化禮義之道亦可以為忠信禮讓之理也其可乎是故
栝棧棟宇聖人所以盡木之性也引重致遠聖人所以盡
馬牛之性也學校之教師法之化禮義之道聖人所以盡

人之性也其教已立其化以行其道以成之後於是忠信
立而殘賊息禮讓著而爭奪寡文理明而淫慝平其動之
也神其漸之也深則夫民之心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可與
為治可與為亂夫豈奪之以惡而與之以善易之以亂而
誘之以治使其民至於如是哉亦盡其性而已矣有弗若
於吾化弗迪於吾道者然後為之刑政以齊之則刑政者
先王所以輔治而未嘗以為先也是故教成而王政成而
霸威無焉而亡其道有大小而其教有淺深如此自先王
之迹息而天下之治皆苟且由其知治而不知教而其甚
者遂至亂亡相尋終莫能勝民之勞勞者皆不考乎此大

元之興百有餘年列聖丕承日務興學以為教黨庠塾序
徧於中國雖成周之盛將不是過夫穰大縣也自入職方
以距于今吏猶未能為民立學蒙古月魯不花君來監縣
乃曰學校之教先王為治本也遂出其田祿以為民倡民
歡樂之乃買地於州治之西攻其正位肖孔子及顏子以
下十四人之像於殿餘七十二子以及諸儒之從祀者悉
繪之於兩序後為學舍廩厝以安居其師弟子前闢門道
屬於大衢立表而題其上曰穰縣之學學甫成會天子以
學校考吏課君方樂有學校教民也而乃以憂去其同年
友成君遵寔家於穰入朝為禮部郎中言君所以待穰之
民甚厚而篤於教恩如此故既去而民至今思之而恐後
之未知所以教而民未之所以學也為予誦其所聞以告
之君操行廉白為政以愛民為本日常惻惻然若已傷之
是可謂良有司也况予於君亦同年也故為記之

湘陰州鎮湘橋記

湘水出零陵北至湘陰入洞庭而湘陰諸山谷之水則會
於城南為東湖以入湘方春夏時水潦降而洞庭漲則湘
水不能入湖因以澘漫為大浸州為湖南北孔道凡行者
之陸出與夫鄉民之有事於州者每涉湖則有風濤之虞
否則又為舟人還阻之患宋之時州有鄧氏媪率其田人

作大堤絕湖以屬之州為二木橋以醜湖水行者德之謂
之鄧婆橋當德祐末橋毀官為復之至大德中旋故州人
黃仲規乃以私財命其子惟敬率衆為石橋南北楹石為
崖中纍石為高柱布木面石其上為屋九楹覆之以與民
為廛易其名曰鎮湘橋歷四十餘年至元初覆木又敝屋
且壞惟敬之弟惟賢惟德德發其帑得錢萬貫以告州人
將卒其先之功州人樂為相之又得錢二萬五千貫乃撤
覆木施石梁更作大屋中為道左右為市肆橋廣若干尺
袤若干尺上可以任大車下可以通千斛舟飾以綵繪遠
而望之爛若陰虹之飲湖中行者之往來與州人之市於

此者若由康莊而履堂粵不知其有湖之阻也夫水天下
之至險聖人為之舟楫以濟民而舟楫需人之力人之力
有限而涉者之無窮也不湏人而能濟有無窮之利者惟
橋為然夫橋之利大故其費亦大非若一舟楫之可易具
非有司與大家之力所不能為黃氏非有大作業大廩藏
而為有司大家之事力有不足至父子相承乃克成此夫
亦難能也惟德之子天禧有才藻通經術屢領鄉薦余校
藝鄂渚時得其文以置前列其擢第也將亦易然黃氏有
子如此必多益於人如是橋類也故為記之

漢陽府大成樂記

禮樂出於天而備於人卑高以陳者禮也絪縕而化者樂也故禮者天地之大節樂者天地之大和其體極乎天蟠乎地其用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夫人者天地陰陽鬼神之會而禮樂者觀會通以行其道也其君臣上下賓主之有其文升降揖讓綴珎清濁之有其度禮以著節樂以為和節以別同和以含異是皆天之所畀而非人之所為也然心天命也欲心生也欲熾而無以治之則心枯亡矣禮樂者先王用之以迪民心而定天命者也是故朝覲會同禮樂以接郊社廟享禮樂以成軍旅賓客禮樂以治用之於天神格用之於人鬼享用之於民而民事治故習俗美

而侵侮蕩滯之心無自而生天下之大政豈有出於此者哉洪荒之道邈矣堯舜以還歷夏商周禮樂始備而天下稱為極治成康之後浸以就弛至春秋而壞爛極矣漢之時禮雖粗具於經而亡散者亦已甚樂之道蕩然雅頌所存特其文而已耳是故其禮失者其俗汙其樂濫者其教衰天下之至所以不及於三代者禮樂不足之故也皇元之興諸事未遑即定著孔子廟祀之禮既又令天下廟祀用大成樂令雖具而吏亦鮮能應詔制春秋奠薦類以鼓吹行事夫禮樂者以之習民使之飽聞而飫見之然後入人深而成功大孔子廟者鄉大夫屬民敷教之地而民幸

有禮可以略見先王之道而樂又不備由吏之為政不知本末與所先後也如此漢陽府孔子廟祀舊亦循用俗樂河東譚君知府事乃率其同寅相與出俸金作雅樂器教授余時獻以其事來請宰臣是之為遣一封傳作之平江數月而樂至為琴瑟笙笛埙篪各二特鐘特磬祝敔鞀鼓各一篇八編鐘磬各十六擇諸生肄習之八月丁丑有事於學宮人聲在上樂奏在下翕如紉如疾舒以度禮儀既舉觀者咸作而歎曰禮樂之用大矣若夫子監於四代樂取韶舞其治所先在放鄭聲欽若彛教以迪民性夫禮樂之存有如餼羊薦于明靈永永提淳於是州之士相與樂譚君之政而喜民復見先王之樂也咸願刻石對之廟庭余為之書而使歸刻焉

新脩大寧宮記

華西神川原大寧宮者華人以為古后土之祠也宮故並嶽祠宋真宗幸華山賜今額以華山道士武元亨主之其後元亨以祠隘請於朝改作之於神川之上宮初甚侈大至靖康時兵燬里中人嘗脩復之然庠隘不能如舊觀金正大中乃加增拓下距於今二百有餘年故屋皆壞無能脩葺之者里人張某欲以私力加繕治之未及為而歿其子某乃追成先志以錢二萬五千貫具材木餽糜會工藝

自門至寢為屋若干楹凡期月而成左氏曰共工氏之子曰勾龍能平水土為后土之官故祀以為后土盧植諸儒從之遂以為后土勾龍也蔡邕則曰勾龍社神也堯祠之稷之神柱與棄也漢后土祠在國壬地社稷之位在未地為王肅之說者又曰社與稷皆土神但生育之功異故有二名耳史記武帝初郊雍太史祠官言當祀后土於方澤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天子從之乃東立后土祠於汾陰睢上親望拜之如郊則漢以下地祇有社又有后土后土之說紛紛莫能統一以余考之皆失也鄭司農曰后土社神也蓋社以地言后土以神言社之有后土猶郊之

有上帝也曰帝曰后皆能宰之稱天子之社神曰后土諸侯而下之社神亦曰后土者猶郊之神曰上帝而五方主氣者亦謂之帝不以嫌也五土之神吐生萬物而稷者五穀之長也人非土不生非穀不養是以先王尊而祀之勾龍有功於水土柱與棄有功於稼穡故以配食其神曰祀勾龍以為后土者猶所謂帝譽而郊稷是也又周禮以血祭祭社稷五嶽其以血祭則非人鬼且其祀先五嶽則不得為勾龍亦明也古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庶人祭五祀位有貴賤故祀有大小而后土之祀自天子達於庶人所以生者一也王者為群姓立社曰大社自立社曰

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
成群而社曰置社大社國社為民祈報也王社侯社自為
祈報也大夫以下無民人莫為立社又不得自立社故與
民族居百姓之上乃立社以祈報之今國都至於郡縣皆
有社獨置社亡耳民春秋雖有社祭然無壇壝主位牲齊
儀章皆不應於禮其事所以生者盡甚莫為之禁夫不祀
其所得祀非義也祀其所不得祀非禮也后土者民之所
得祀者也今雖不能應於禮能脩而祀之其賢於失禮而
犯義者也余之可年光祿主事虎理翰君家於華義張氏
之斯舉也而屬記於余焉

梯雲庄記

晉地土厚而氣深田凡一歲三藝而三熟少施以糞力恒
可以不竭引汾水而溉歲可以無旱其地之上者畝可以
食十人民又勤生力業當耕之時虛里無間人野樹禾墻
下樹棗庭有隙地即以樹菜茹麻枲無尺寸廢者故其民
皆足於衣食無甚貧乏家皆安於田里無外慕之好間有
豪傑欲出而仕由他岐皆所以得官爵故其為俗特不尚
儒周行郡邑之間環數百里數百家之聚無有一人儒衣
冠者獨楊黃許氏以儒稱於鄉三時歷田一時為學褒衣
博帶出入里巷之間其族數十家化之皆敦於禮每歲時

上塚族人各具酒饌羣至墓下推長者一人主祀以次奠薦既竣長者坐少者以序羅拜之然後皆坐相與行獻酬之禮子弟有為小不善者則長者進而諸讓之衆皆進曰長者言然請改是乃已至於再至於三而終不能改也則衆相與擯絀之不與同祭祀如是者已三世矣嘗詢其族人許氏之祖有義甫君者攻詞賦有聲於時其弟恒甫君治經義通周易號松谿先生然皆隱不仕恒甫之仲子克敬始以教官歷太常奉禮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而孫寅字可賓與余同登元統元年進士第擢翰林國史院檢閱官中書掾中書照磨名聲益顯楊黃之許遂為其鄉著姓郡

守為表其邑中之居曰梯雲方其後河東僉憲楊君士傑行郡至是曰楊黃者可賓之所生長其田廬丘墓皆在如是又命有司易其庄為今名以風厲其鄉人使知儒之為可貴也夫儒之所以為可貴以先王之道之所在也是以古者少使居學老使居塾不如是者不列於王官不可以長民故時不貴儒而儒貴後世之用人不必盡出於儒者也則民何由知其可貴而貴之比年朝廷設科以待天下之士民始稍稍知所趨向獨晉俗堅強不輕而變今賢使者殊其宅里明其貴賤示其好惡其意豈為許氏計哉昔常衮為福建觀察禮貌其士俗以丕變而况上有用儒之

君下有風厲之使吾見晉之人父詒其子兄訓其弟其必相謂曰弗若許氏不可以同祀弗若可賓不得以為秀民耒耜以業詩書以語民之彬彬將若鄒魯矣然余嘗聞之民可以身化難以利誘可賓為人侃侃篤於孝誼有位於朝行顯貴矣乃以親老棄其官而養人皆賢之以賢者而化民如草尚之以風也其有不從者乎故余為記其表閭之始且以觀其成焉

合肥脩城記

至正十一年寇起淮南自浙西江東西湖南北以及閩蜀之地凡城所不完者皆陷合肥之城久圯且夷倉卒為求

柵以守柵成賊大至民賴柵以完其後僉憲馬君至顧而曰以柵完民幸也非所以固迺白皇孫宣讓王及其憲使高昌公議脩其城遂發公私錢十萬貫召富人之為千夫長百夫長者傭小民相故所圯夷盡築之富人得官發錢無甚費咸喜助所不足小民方饑得傭錢奔來執事鑿鼓不設鞭朴不施棒柴荷畚鍤至菟作自十三年二月朔戒事九月畢城四千七百有六尺六門環為脾睨設周廬廬具飾噐門皆起樓櫓樹盜所必攻者斃之計用木若干斃四百八十八萬用人之力七十七萬八千城成而盜不至者今期月矣余生長合肥知其俗之美與夫所不從亂而

可與守者有三焉其民質直而無二心其俗勤生而無外
慕之好其材強悍而無孱弱可乘之氣當王師之取江南
所至諸郡望風降附獨合肥終始為其主守至國亡乃出
降天下既定南人爭出仕而少不達則怨議其上而不可
止吾合肥之民布衣育秀者治詩書朴者服農賈昏喪社
飲合坐數百人無一顯者無愠怒不平之色驅牛秉耒鷄
鳴而耕朝而息日昃而耕莫而息不合耦而終十畝負二
石之米日中趨百里而無德容惟其質直而無二心故盜
不能欺勤生而無外慕之好故利不能誘強悍而無孱弱
可乘之氣故兵不能誅昔者木柵猶足以力戰禦寇而無
肯失身於不義者今而得賢使君脩其垣墉救其疾苦攜
持撫摩以與民守之而民之與君又歌舞愛戴與君守如
子弟之於父兄手足之與頭目然自今至於後日是雖無
盜有亦不足憂也君前為庸田僉事城姑蘇今憲淮南又
城合肥一人之身而二郡之民賴之以有無窮之固儒者
之利不其博哉君名世德字元臣也里可溫國人由進士
第歷官應舉翰林文字樞密都事中書檢校庸田僉事為
今官與余前後為史氏城又余之所志而未成者也義為
紀之其敦事與允供役之人則載之碑陰

大節堂記

皇帝御天下之十五年念君德之不宣民生之未遂乃詔丞相更守令之法著考課之令歷東朝臣以為郡縣親御便殿賜之酒而喻遺之於是天下之吏人人奮厲以治所謂六事者以成功名稱上意宗正郎中韓君建之守安慶也獨鮮所有事其政清淨而已在官三年穎六之盜起所在竒眾之民群起從之殺守令據城邑時天下久平民生長不識兵革而郡縣無城廓無兵備卒然有變吏往往盜未至先去而城陷有不去者盜去而民不與之守城亦陷明年十一月盜入宿松破太湖潛山吏多徙家江中為去計君獨無所徙而治城隍計軍實以示民必守不去越明

年盜入桐城以桐人未攻城君縱民出擊之盜敗去自二月至於九月盜之來攻者十有一大小百餘戰皆敗之盜大忿乃悉眾而東舳艫數百里鉦鼓之聲動天地王師敗績小孤山十月癸卯盜逐北至城下城南郭久隳為民居而聯群艦為戍盜縱火舟燒聯艦艦潰火入南門燒民居諸守將亦潰民恐甚走來眠君君方部署寮吏為戰守如恒日民乃無恐且戰且撲火甲辰盜傳西郭戰却之明日傳東郭又戰却之相火所經撤民屋材夜柵之旦具甲寅盜力攻無所得利諸潰者聞城完且相率來援盜望見之乃夜引去余來戍郡道聞城陷矣比至乃完問故父老皆

曰韓君完我君時亦去則民無與為守民無與為守則城之完不完蓋未可知矣方朝廷更化時吏皆黼藻其政以角一日之能君若無能然者及臨大變其所能者乃若人之所未易能君誠不可以小知也予觀於今南方之國不頻於盜非其所力攻有能守者矣而頻於盜者為難頻於盜徼幸於一勝有能守者矣而屢勝者為難民屢勝矣至於敗且危於是不去而上效死以保其下下效死以衛其上卒能因敗為功以危為安如君之為者蓋千百之十一此人之所難能也魯子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君其人歟郡所治屬縣六西至於懷寧又西至於潛山又西至於

太湖武夫義民列柴相望百戰抗盜賴君以為根本而無叛意東至於池又東至於姑孰數郡之民賴君以為藩屏而無死傷之禍君之所完不既大矣哉余抵郡十日盜復大至與君率衆殲之盜不至者今再暮矣十四年春三月朝廷錄十月功特加君中奉大夫秩從二品幙官以下各升秩有差余因名其廳事曰大節之堂所以揚君之懿於無窮也雖然治之亂猶旦之有夜也後之人坐其堂而思其人思其人而懼其時有不協於其行不完於其民者獨不歆然於君者乎余之名堂又所以觀於無窮也時與君守者達魯花赤西夏阿爾長普照磨楊恒錄事司達魯花

赤莫倫赤錄事黃圖倫台錄判變理桀錫權懷寧縣達魯
花赤禹蘇福安慶萬戶府經歷郝瑞千戶李思禮邵永堅
王國英許元琰賈伯英也先帖木兒立蚤咬住洪保張彬
路忠金嗣元葛延齡百戶盧顯宗邵文質常與權齊世英
宗達周文謝茂陳士達楊買兒朱傑李王祝茂夏興侯
興祖呂重祿朱臣孫朱惠龍彈壓嚴繼祖伍子雲張宏晁
關保揚州弩軍翼千戶賈禧百戶王孫兒別列怯不華沁
海翼百戶毛偉牽連書之使與有聞於不朽君字公懋遼
西人

憲使董公均後記 浙江東海右道廉訪使

古者井天下之田以授民民百畝易者倍之再易者再倍
之其養均也則九壤程九貢市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
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十二其取之又均也小任以力
則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大任以兵則
此為五閭為兩族為卒鄙為旅州為師鄉為軍其役之又
均也之二者王政之大端也大端具而又為之刑政以防
民情為之學校以道民性為之公卿大夫士以登民材其
制詳故不亂其本深故不拔是以商周之世皆七八百年
而後衰也自經界廢於是田不在公而養不均矣養不均
則土會民數皆不可知而賦與役不均矣養與賦與役之

忠宣文集卷三
不均雖周公為政不可以言治也浙東古千越之地也其地之微無甚貧甚富之家山谷之間有一畝居十畝之田者祖孫相保至累世不失又其土瘠故其小人勤身而飾力其君子尚樸儉而敦詩書非若吳人之魚弁武斷大家收穀歲至數百萬斛而小民皆無蓋藏此固易治之地有賢師帥為之制而道利之其亦可以庶幾矣乎然余嘗行郡以觀民風其庶人之役於官者往往問左之民也而富人則有田而不役甚者或不以征歲終保正稱貸而輸之至破產者無筭此其田雖近於均而役則不均也至正十年秋藁城董公來長越憲省民所疾苦乃曰井田者吾雖

不得而行而役不可不均於是擇其部吏之精強者委之以事以衢州路經歷王仲謙西安縣主簿張拜住治金華青田縣尹葉伯顏治武義永嘉縣丞林彬祖治水康而蘭溪州達魯花赤怯烈夫義烏縣達魯花赤亦憐真浦江縣達魯花赤廉阿李八哈東陽縣丞蔣受益自治其邑義烏縣則復以衢州路錄事范公琇為之輔而總管陳伯顏不率總領之先期一月令民及浮圖道士各以田自占其或蔽匿及占不以實者沒其田令既決乃保以一正屬民履畝而書之具其田形疆畝主名甲乙比次以上官官按故牘而加詳覈之曰魚鱗冊以會田別為右契予民使歲之

曰烏由以主業其征之所會曰鼠尾冊以詔役弓兵隸卒
鋪兵為至勞坊里正主首次之館夫步夫又次之凡民田
多者役其勞少者役其逸又其少而不足役者則出錢以
助奇田不助者則以待夫不虞之役其一人而有數保之
田者各役之即賣其田則買者承其役凡一州六縣之田
二萬六千四百二十四頃四十九畝役者一萬二千六百
六十八名故役而今復者四千三百名所未役而今役者
三千四百六十名役而不復者休而始役之冊成一留縣
一歲府一上憲司於是野無倖民公無逸征強弱有倫賦
役有經上下和洽歲以有年蓋公之遇人有禮故吏盡其

力其使民有義故貧者戴其德而樂其復富者服其公而
忘其勞以故為是大制政不肅而成民不擾而治也傳曰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公之是舉兼禮與義則
誠賢者矣繼今之人毋替公政或推其所未及則越之民
樂樂利利其福豈可既哉故於終事也其下咸願刻石以
示不朽以闕嘗陪其末議而知其梗槩遂來屬筆焉至正
辛卯十二月記

余忠宣集卷四

碑銘

慈利州天門書院碑

皇上稽古明道飭躬建極孜孜於治者十有四年慨然念
生民之未遂微化之未洽遂詔大臣嚴守令之選更考績
之法使之務農素興學校以其殿最而進退之維時貫侯
阿思蘭海牙來監慈利乃均賦䟽訟剔除奸強期月之間
民志丕應州有廟學既敝且壞侯與同知州事楊君雄偉
判官李君伯顏焦君克忠勸其邑人萬文綬悉脩完之天
門書院者國初時州民田公著作之山中傍隣獠峒職教

罕至椽棟摧腐神用弗寧租入單寡士無以養名存實廢靡所為教於是山長張德明以請於侯侯益大愍不任以隳教本民有田懷德詣侯言曰昔吾父榮孫嘗為州作三皇廟鄉邦稱之今仁侯幸導宣德意惠教遐壤願輸財力遷而大之乃度地於澧水之陽天門之麓揆日程事百工並作期月而學成宮廟閑敞階序整峻講肄厝爨具治弗遺稱其所謂諸侯類宮者民士懷道鼓篋而至敬業樂群惟侯之教侯復為之據經引史開析疑義訢訢頤頤有如鄒魯邑人楊侯舟張侯允皆以髦俊登名天府有政有文侯又尊而禮之以表民厲俗其於教思亦云勤矣然不自

以為功使使來鄂願有紀述曰俾吾民獲聞道德仁義之言君之賜也昔我祖宗已篤於教武宗仁宗益大用勸至於皇上同符往哲法宮之中萬幾之暇惟先王簡冊卧起與俱以古之治德禮是首乃著吏課俾民興學荒遐所任非賢不使故爾民得賢侯以治以教俾爾游乎詩書之淵而息乎禮義之圃其小人服禮以事其上其君子力學以待用則上之德與民之幸其眎於古豈不侈且大哉宜有銘詩以昭化志功章於無窮前侯野仙海牙君之昆季世系勲閥具見州學之碑銘曰帝薦保惠惟守惟比詢於台衡命以六事貫侯振振慈科是監去其螟螣使民耕蠶既

綱既紀於學有事民誰子來惟此田氏惟此田氏訾長厥
里相侯有作丕應厥志厥初玄聖越處在阿樂是侯興式
遷於嘉嵩梁有佳井絡所委凌黔轅淑為望於澧山有松
栢是斲是削是髹是釁為棟為桷陟其在遼龍章朱延臨
爾炳然降觀於宇秩秩有序作配在下笙磬祝嘏牲齊維
旅侯入即事其儀伊詡坎坎擊鼓有士如雨侯陳其書以
教以語以酬以酢以論以報執爵與醬以事老父理融於
中和暢於膚有頑弗即亦來在隅有簡有秩惟帝訓勅惠
於天常於帝之極昔弗課古祇事以文今著孔嚴民章聿
興楚公之孫兄弟先後克庶帝心道民於厚天門之嗟新
廟有儀修茲侯功俾民遂歌

安慶城隍顯忠靈祐王碑

城隍祠古不經見自唐以來始稍稍見之今自天子都邑
下逮郡縣至於山夷海嶠荒墟左里之內無不有祠然以
余觀之民之事神與夫神之著靈於民鮮有聞如舒者也
舒故楚壤也其俗巫鬼今乃他無所祠祀獨於城隍出必
祈反必報水旱疾疫必禱一歲之中奉管蕭膏饗幡幢於
庭者無虛日五月之望里俗相傳以神生之日也民無貧
富男女旋倪空巷間出樂神吹簫伐鼓張百戲遊像輿於
國中如是者盡三日而後止其祠祇他郡為特盛至正中

穎六之盜起江淮以南郡縣陷沒者十七八及盜之平所
在為墟舒特與盜竟大小格鬪前後百餘民率咨神而後
行卜朝以戰則朝而捷卜夕以戰則夕而捷群盜未嘗一
日得志而去者故其城廓廬屋眠他郡為特完民不忘神
德相率出泉以新其廟又請於朝乞崇其號以大報之中
書下其事太常博士議升神於王號顯忠靈祐十四年夏
四月報下帥守及民以少牢祀神於前殿而揚言於衆曰
夫舒大嶽之裔也非南方諸國之所能擬其神之著靈固
宜且吾舒人親上死長既義而忠神之降休亦其宜也乃
為銘詩刻之廟門以薦道神休民德於無窮其辭曰

巖巖大嶽時維皖潛臨此大邦為望於南神宮於鑠追房
綺閣玉几在中袞衣朱鳥其靈有皇其聲有那使人齋明
奔走是宜彼懼不臧盜兵以狂逢蠱屯於疆其旆夾我民
秉義弗隨禦之殷輪鼓之累創斧之其衷伊奭赫若皎日
神之正直宜福之錫天人之繹具曰旭卉明者眎之端若
觀火天因者人人成者天福彼草木其固可言此有榮木
蕃彼雨露彼有顛由自無承者凡今亂邦孰無神依民失
厥道胡能有右桓桓舒人為君為國先民有言自求多福
其克厥行孝父長兄弗祈於神丕乃降祥而自不義不率
不迪來瞻於宮神吐不食古師之克執律以報今我小康

敢忘厥佑嚴嚴奉常秩號有光牲幣版章升真于王禮行
既具樂奏既卒工祝致告徂賴無極其自於今無害有年
民樂斷斷烝衍於神

化城寺碑

小河出霍東流至六北轉南折以入於泲河曲有州二叅
互衍迤帶之以清流被之以嘉木齊頭諸峯離列其前森
蔚峭麗如屏如戟可指而數禪師洪聰泰定初自邢開元
寺游淮過而樂之州民鬪氏為買其地乃築室前洲居焉
學佛者聞其行多往從之室隘不能容六人乃委貨利輸
材木築廣其居久而從之者益衆而人之為築者益大前

有門中有壁左右有序為窮屋壁後以度佛為堂序西以
棲僧鐘魚鈴磬凡浮圖之器皆具隄其傍聯絡二州滙水
其中以溉田為圃以蔬為場以樹襍植梨栗棗柿窠竹之
屬數千本春土膏賁則率其從及優婆塞負耒出耕而躬
為耨衆亦勤田力作力齊而糞多凡食百餘人而稻麥麻
菽果茹不取於人而常裕務閒即合其衆講其師之說因
號其寺為化城皇孫宣讓王雅敬佛乘與為外護六人之
事佛者亦無不禮焉余聞聰嘗歷事江南名僧其才幹敏
其行敦樸而勤苦其言辯博善於誘人平生未嘗蓄一錢
有所得悉以俾其子弟使治其居故人慕而愛之而就此

易也然余聞之古農工商士皆用世之人也浮圖後出其道以出世為說而須世以生故言道者病焉聰學出世之道而不須於世故君子取之禪師松江人姓陸氏初事法忍海翁師後受具於開元明公銘曰洋洋清川藹藹蘭渚名標化城斯實寶所芝萼藻井丹檻瓊戶翠嶺承牕瑤溪環宇寶樹朝蔭水華晚妍未瞻靈鷲已肅祇園朱鳥殷宵倉庚司序夫須以耕閑閑於野陽烏歛曜清鍾戒夕誥誥學徒栖禪于室練心淨域結軌玄涂渡河析獸抽衣啓珠內無佚已外弗求物以學以耕其誰之疾王侯歸依四性効績斷辭貞珉永告無斁

濟美堂銘

觀夫封建之命攸貴象賢考室之詩粵斬朱芾蓋人以人而競家以材而興情之所願孰大於此濟美堂者丞相賀公所居之正寢也自公之先奕世載德忠貞以茂功而基業惠愍以阜澤而允宗名冠庶僚勲配名族故能保其富貴世守茲堂蕭何之第不為勢家所奪晏嬰之廬當守先人之舊念茲多懼思貽無窮故取文子之言以為扁表所以昭先烈示後昆庶幾持盈之戒不忘於侑坐良相之業可續於箕裘某忝登公之堂知公所以命名之意謹為銘曰皇慶有極析木之津孰為林匹作我世臣烈烈賀氏祖

孫承德肅肅崇構奠茲王國厥茲有室爰考斯堂儉不至
固質乃逾章前檐翠觀後麗玄武榮並棲鸞制惟旋馬疏
承但嶺闔鏡瑤泉澹澹文井黼黻塵遙惟公先王克濟厥
美其美維何黃中通理忠貞在法相我世皇啓茲陪輔為
時廩梁惠愍肯構樹立有茂惠農商工澤深仁厚兩公之
懿後先相望故居不斥疏爵彌光禮賢於館麗族於室廟
寧鬯貞庭具鍾食出有旌祭入有圖書龍光載錫戚里通
車

德及累世至於今公奮庸於位開誠布公登
選俊良挈彼宇寰濟於平康天子是君民命是賴敦功盤
石垂裔河帶小心寅畏念茲厥初欲其曾玄眡此渠渠百

尺之木其本必倍混混源泉其流無既惟忠惟孝為本為
源勉師元凱相我皇軒

青陽縣尹袁君功銘并序

紅軍起穎六縱掠江淮之南南方之地雄都鉅鎮諸侯王
之所封藩臣臬司之所治高城浚隍長戟強弩之所守環
輒碎之鮮有固其國者青陽小邑也非有山溪之險兵甲
之利貔貅熊虎之衆以為之固也昔者行戍過之其邑屋
無所燬敗其民安生樂事無桴鼓之驚其館人具酒肉芻
粟迎勞使者無喪亂窮苦之態如治平時問其所以全則
皆其尹表君之功也君初遊太學舉茂才五轉而尹茲邑

為人端敏精強重知人情里俗與其所疾苦而其心一以
愛人為主本民有鬪訟從容召逮不數言拆之庭中未嘗
有留獄也邑有積患吏之所不為理者悉薙櫛治一切與
之道利之冗吏悍卒不敢入縣門以干其公大家武人不
敢肆虐其鄉與其過人其治既已張矣乃以其暇日作伏
義神農黃帝祠祀之俾民知所本始吉月望日衣深衣角
巾拜謁孔子廟退坐講席橫經析義進民觀聽其左以習
知立身行己之大端於是上下相率惟君言之為聽張弛
禁止無抑其教者其治如此故民德之而無畔心及盜入
番君即委家野處令民為保伍自守其地而身往來督賑

之相民之良者收其豪以為已用其無良而起應者誅磔
無遺有盜至率民逐戰如武夫健將然其勇如此故民恃
之而有競心卒能外捍憑陵內固根本至於今日休也余
出入亂中以觀南方之民或盜至而亂或未至而迎降撞
搶譎恠有如鬼域豈獨異於人哉由吏政不足以得民心
勇不足以振民氣民興而善者亦莫之能守也使夫天下
之吏皆得如君者用之則亦何至如今者之事哉不幸有
之則亦易治不至若是極也今亂而甫定也湖湘之間千
里為墟驛馳十餘日荆棘沒人漫不見行踪青陽之民於
是益以君為有德於我也平居稱謂皆曰我君而不忍名

字君邑之故老與其學士願銘貞石薦君功德垂於無窮
而使儒生程孔昭請辭於余余故史氏也於志義無所讓
乃為之銘君名俊字孟敏富州人也辭曰

元受天命并臣萬邦如山如澤或生蛇龍馮淮逾江殘吳
齒楚信嘯厚兇邑無完者徂茲青陽番人所毗君治有政
民亂無階亂民來既俾民為伍君先以勇衆繕厥武民以
為城治以為兵大邦攸畏小邦攸懷相彼亂邦哀骨如麻
爾父爾子耕稼嘯歌亂之所定棘生有闢爾室爾家究為
安宅君功在時民亂弗知既克底靖功為君歸載其肥疇
及其旨酒祝君無歸亦戒難老念之謂之易由畀之至於

孫子懷允無止南山之華其嫩如英媿於君功民謔

勉學齋銘為江澤民作

飛黃之疾一日千里駑馬弗輟十駕可至聖源於學不以
其才或利而勉殊塗同歸人十已千人一已百孰云余愚
而聖可作行百里者其半九十里弗勉不入於室爾祖
好脩厥有令名勉茲學者聿觀其成

錙府君墓銘

元至元戊寅八月十六日鄱錙君歿既塋而天下兵亂不
克立碣墓巫今海宇晏夷冢子昷始刻銘以昭厥志君諱
斗鳳字友梧母李夢鳳翥北斗間而生故名君踈髯偉度

侗儻負竒氣嘗攻舉子業屢試不利監郡馬公某舉茂材
部使者王公都中賢之復交薦授集慶句容校官既而慨
然曰大丈夫坐廟堂佐

天子出號令以保又庶民不然仗節出萬里外氣懾夷狄
耳柰何棲棲服章逢鄉井耶遂絕江渡淮溯河濟過齊魯
之邦遨遊燕趙間週迴秦漢故都南還吳楚登高酌酒吊
占豪傑遺跡發為謠詩皆磊落魁竒當時虞文靖公集揭
文安公俟斯禮部郎中吳公師道咸交君愛其材雄膽爭
言於中書擢應奉翰林文字未上而卒年三十二以卒之
年十月十五日塋鄱義城東潘超之源遺詩文若干卷燬

於兵父諱環岫字傑夫兩浙鹽運提舉大父安朝宋國子
生君家世簪纓光奕史牒宋贈檢討太尉中書令左僕射
封潁川王浩八世祖也君克繼詩書有志弗獲顯庸惜哉
配朱生曷昱燮三男子昱燮亦大曷復業儒文聲動縉紳
間銘曰猗鳳鳥昧靈飛壽曷少氣則浩茹而老顏而天匪
天道兮

墓表

葛徵君墓表

君諱聞孫字景先姓葛氏累世皆隱合肥巢湖之上有少
田力耕以為學至君祖嗣武始補太學生遷桐城縣主簿

宋亡遂歸隱淮安忠武王錄宋官龍泉縣丞辭不受而自
放於詩酒以終父天民亦隱德弗耀君生十九年而孤能
自策厲為學天性警敏日誦數千言輒終身不忘居家孝
友待朋友有信義每旦冠衣詣母束夫人問起居躬舐食
飲惟夫人色所欲即趨為之凡物夫人未食即弗御也親
舊知其然每食親必先以餽君使奉夫人嘗以貧出為頓
文學既而曰此非養志之道也尋不復仕其後宰相薦君
文行可用擢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復辭不赴召而教授於
其家諸生不遠齊楚之路皆來從之余嘗謂君湖上升堂
拜束夫人君侍側鬚髮皓然進几捧觴進退旋群惟謹為

好言溫籍之母夫人年八十餘耳目聰明泄泄然樂也食
下始出坐館中為諸生談先生之道諸生環列脩整皆若
有得焉者間以親故入城中城中人無少長爭候迎謁以
不至其家為耻君與人言無賢不肖率依於忠孝其語切
至初若不可親及徐就之乃甚有味久而不厭也里中有
鬪訟官府所不能折者君以一言決之其見重於鄉如此
以故鄉大夫有大政與大獄多以詢君君亦通練誠懇問
無不言諸大夫陰用之鄉人多蒙其利此余之所知而鄉
人未盡知也至正五年母夫人以壽終於家予往吊之君
衰經癯然眾以為君若不勝喪如此是年冬余還京師而

君遂以死矣嗚呼聖人之道猶天然而一本於卑近精粗本末無二致也而世或驚於高虛若德合一官行庇一鄉者往往薄之以為不足為君平生不事大言高論而行事皆聖賢之實用其用以教人亦必以此雖不肯出仕以盡其所學而其學之可用蓋不待出而後見也其文章平實稱其為人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配倪氏子男一人禎黃岡縣教諭女六人皆適士族君之歿以至正五年九月癸巳其葬在十二月癸酉年六十一明年其爰余闕表其墓曰昔予登第還里中里中長老言朝廷召君時合肥之學其露降於松明年又降於栢占者曰國家養老之祥也君得於人者如此而得於天者又如彼非篤於孝友積誠而不已其能然乎鄉之人士過君墓者式之

張同知墓表

豐之慈利有隱者曰張君積學厲操居州之雍沙鄉雍沙之人稱之以為能孝君喪父持年始十四即養母而能敬生事大小自盡身力一不以屬母而務有以樂其心母素多病君自侍側具湯液食飲行坐卧起必自扶掖之而未嘗去左右如此者殆三十年間適市心動亟歸舐母火發惟家人無在者母病卧且驚不能起君冒烟焰褫幘滅之微君母幾不能免母病甚嘗割股肉以療之夜即焚香籲

天願以已年益母壽母歿哀戚甚躬負土為墓不以委僮
奴人是以謂之孝也良重信之有爭訟者不詣公府而詣
君取直其里之庵鹿泉者鄉人素賴以溉田延祐丙辰夏
大旱泉竭衆相與祠其上喪豚敗鼓卒不能出泉乃率以
走君曰泉閔禾且稿民不知死所矣泉其或者聽孝子乎
君為沐浴而造再拜為民請泉出如綫衆謹曰泉至矣君
乃又再拜泉沛然如初所溉方數十里之地是年獨得歲
人益齟然謂君誠孝子也君性介直不阿鄉里敬之有撓
曲為欺者見君面輒發赤其事寡姊有恩義經紀其家事
如其家凡細行類此多可書者不書大其孝也君通尚書

以授其子允允亦博學有文章元統元年貢于禮部中高
等授同知茶陵州事君以子貴封承事郎英德州同知聲
光顯融享有祿養凡七年以壽終於家自君之沒允之治
民日有政譽轉尹當塗公廉勁毅以治行稱徵為翰林國
史院編脩官君子曰天與善人孝者善之紀也故孝者必
有子今於君徵之允信君諱杏孫字子春以至元己卯十
一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有四以某年某月葬州之懷德
鄉永樂村青山谷張氏世為蜀之安岳人曾祖文震宋吳
潛榜進士官至知江安縣祖圓避亂始遷澧自圓而下皆
世治儒術然無顯者顯乃自君始是可表也

兩伍張氏阡表

張氏本鄱陽人其先世有諱嵩者徙家淮南之兩伍邨子孫繁富皆有美田在湖上無貧者君之祖子可始為儒教子君父諱裔日調書不問其家生業見異書無錢質衣買之故君家在諸張中獨貧而教子益不怠君諱拱辰字景星少以儒薦為興化縣教諭崇明州學錄泰州學正雲南柘興府建康路兩學教授改將仕郎主安豐霍丘縣簿而卒第竑字景山亦由天長泰興教諭揚州學正真州教授以將仕郎滁州判官致仕初張氏雖盛然皆農家無聞人自君父以耆學著稱鄉校逮君兄弟登仕版有聞譽故兩

伍張氏遂稱江淮間君為人寬厚不嗜利居貧晏如不以動心竑性剛直好賢而疾惡此兩人者所操雖異而士大夫與之交者一愛敬之君兄弟仕時其父已死矣君每與人言其先世必嗚咽流涕曰吾先人以儒者望吾兄弟吾兄弟今皆讀書為儒官雖貧亦何憾哉余往吏淮南聞君伯仲之名甚習會君之孫天永遂得其先世之槩如此重為慨息蓋淮谷之數易矣宋之季時其地專用武故民多尚勇力而事格鬪有號為進士登科第者往往皆武學也混一以來其俗益降民之賢者始安於農疇其下則紛趨於末以爭夫魚鹽之利其積而至大富者輿馬之華宮廬

之侈封君莫之過也故其俗益薄儒以為不足以利已朝廷設科以誘之今三十年民亦少出應詔君父子自拔於衆人之中傾家以為學可不謂之豪傑之士哉天永自樹斬然弱冠屬文敦義異時非能振其宗乎詩書之教能淑人心學之至可以為聖賢其次不失為善人其緒餘亦可以得祿以振耀其宗族夫孰知不足以利己者為其家之大利與君之於鄉可表以勵俗矣君兄弟歿兩伍之墓隘不能塋乃改卜倪邨塋焉君配陳氏子二人禎苑源縣教諭孫男三人天序天庭天庸竝娶李氏子一人燮將仕佐郎揚州教授孫男三人長天永次天奇天亨至正六年二

月述

廬州城隍廟碑銘

合肥之城江淮之巖邑也其神寺在肥水南浮圖祖桂至元中由明教臺寺來奉祠傳其子慧淵孫宗榕始作僧舍祠傍榕之子可龍益募人錢為殿堂門廡繼又得寺後廢軍解及夏氏所施地構別殿於其上龍嘗以役請於皇孫宣讓王王助之有司與郡人亦皆來助龍又克効勞苦至畚鍤之事皆身親之或不足則稱貸以從事如此者凡十有餘年而後克成而城之廢久矣夫民有血氣之欲則不能無盜盜之大者為亂先王教人為門垣以守其宮為城

郭以守其國其意在於使民相保以生而不計其馮之以
病已也古今始為小大之制有三國之一有五之一有九
之一其所以相保者卒亦無能以相病焉雖有如費邱者
直隳之如制而已豈以為是可盡去也自唐以還海內分
裂天下未嘗一日無兵甲之事故其民未嘗一日不為城
郭之備元受天命萬國悉臣山徼海域咸奉貢職舉千餘
年分裂之天下而一之故海內之城皆圯不治而淮南者
尤負固而後降者也故城之廢為甚特其神祠為民祀禱
而存古之報祀雖坊庸之微皆索而祭之城隍者保民之
大具其功視坊庸甚遠矣其祀豈可不嚴祀之嚴則先王

保民之政尚亦有能議者乎龍之為視其徒可謂近民者
矣郡人白玉張世傑事神素謹乃伐碑飾闕請為之銘其
辭曰阻江阨淮大邦維廬夾城于肥萬人以居天作潛阜
以殿其旅神精攸屬靈保攸御恭恭厥燭卓卓厥序綺寮
珠樹呀如鰲吐彫房玉除下有美渠冠裳珩琚神容穆如
邦之大夫童旄婦女歲時來齊其容栩栩蕭蕭繫鼓丞衍
於下曰神涖予以及斯所一者之季廬受其弊臨衝大樞
亦莫我既誰其為之伊神之貽楚人有戶如杼之縷與寒
風雨歲以民裕云誰之祐神之來汝我相而曷昔為金湯
山川回翔神其不亡脩捍而域神有舊勞時享其逸式居

以教天子息民燕及百神神作民主天子萬壽

念忠宣集卷四

